



大事記續編卷第六十

金華王禕子充著

唐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癸未劉晏為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

以新舊紀脩

壬寅流來瑱于播州尋殺之

以呂祖謙標目脩

史

朝義奔幽州其將田承嗣以莫州李懷仙以范陽降朝義
自殺閏月以薛嵩為相衛節度使懷仙為盧龍節度使承
嗣為魏博都防禦使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留嵩等以
為黨援朝廷因而授之

以呂祖謙標目脩

解題曰按新史藩鎮傳承嗣降于僕固瑒厚以金帛反
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



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為備場不得志餘見通鑑河洛承嗣

欲於城中宴會場謂諸將曰承嗣假為屈伏其實未降若不潛圖之必慮他時為寇場聞為將必先伐謀若欲

相會此其時也乃與諸道節度俱入其城令諸軍進入承嗣令每門排而刀手一千人為備其器械悉不得入

場亦計不行承嗣義不服從而賂遺甚厚

相衛節度使見乾元二年汴滑解題又按方鎮表置魏

博防禦領魏博貝瀛滄治魏州是年升節度使增領德

貝隸洛相大曆增領澶州十年瀛隸盧龍滄隸義武德

隸淄青平盧十一年領衛相洛貝貞元置橫海節度領

滄景大和元年增領齊州三年更號齊滄德節度四年

省景州五年賜號義昌軍天祐魏博號天雄軍藩鎮傳

序曰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

分河北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

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眩駢相依以土

地傳之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

視由羗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三

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

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

下不安又曰厥今干戈朽鐵鉞鉞含引混貸煦育逆孽子

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

冤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

其俟蹇碩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
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顛頽天時不
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
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
復何也議者曰倭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街策高位
美爵充飽其腹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
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
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
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植一家
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

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嗣皇子嬪之地益
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
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
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躋而和之其餘混頌軒輶
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
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
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
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
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
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為盜者非止於

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未戒之哉餘見通

鑑范祖禹曰漢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後

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

三月山南東道兵馬使梁崇義據襄州甲辰以為留後

通鑑

解題曰晁補之曰代宗時連遭大喪寇亦未殄崇義之

罪不惟不暇討遂因以節與之姑息之政始於此矣按

劉裕平原口向建康以孟昶為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

馬休之以劉道憐監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李林甫領

隴右節度副大使杜希望始知留後事見通鑑

辛酉葬泰陵廟號玄宗庚午葬喬陵廟號肅宗以通鑑

懿二祖于夾室以新舊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表晁通鑑

六月癸酉禮部侍郎楊綰請罷明經進士察孝廉以通鑑

解題曰胡寅曰綰初議請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

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是猶彷彿鄉舉

里選之意及上貢舉條目則徒有問經對策之目而無

縣察州升之文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事見通

鑑汪應辰曰賈至傳則綰請舉孝廉至議以為自晉後

衣冠士員大縣得置大宰館召置生徒保桑梓者鄉里

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者乃孝廉綰

雖嘗請置五經秀才非此所議鄭寅曰宋白續通典三
載此事蓋隨他書本文互有不合今參合事實請罷
明經進士道舉而察孝廉其他科目猶在詔左右承
司侍郎御史大夫給舍同議給事中李廙李栖筠左承
賈至御史大夫嚴武上議而實至之文然議者不應僅
四人蓋更附至議者此三人爾舊史至傳云議者然之
不謂更附至議豈虞等各司作條是時數首歲察孝廉
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所司作條是時數首歲察孝廉
歲且許依舊條上孝廉之外又有榜所孝悌力田
則因舊科而節文之其云衣冠多去故鄉所在州縣且
舉所請之說也代宗問翰林學士或以明經進士不
用宰相臣之說也代宗問翰林學士或以明經進士不
頭改乃
詔兼行

庚寅以田承嗣為節度使以通脩秋七月壬寅上尊號壬子

改元以新舊用回紇可汗以通脩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以呂祖謙
標目脩

解題曰新史地理志唐地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
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
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
後天下大亂至於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
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
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
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
曰勢使之然而急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事見通
鑑

八月僕固懷恩反於汾州九月壬戌遣裴遵慶諭之不受

命以舊紀脩乙丑涇州刺史高暉降于吐蕃冬十月辛未吐蕃
寇武功奉天壬申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
之丙子帝幸陝州紀新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自變生倉卒天下皆咎程元振
又以郭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說帝都洛陽帝可
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
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秦漢因之卒成帝業故高祖先
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
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
憑陵而不能抗者以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及

驅以就戰百無一堪又官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
傍徨暴露斯委任失人豈素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咸
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畿
內不滿千戶人烟斷絕千里蕭條何以奉萬乘牲餼供
百官次舍哉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羅剽蹂國用不足
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卒
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願斥
素餐去冗食掩闔寺任直臣薄征弛役郵隱撫鰥夫率
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
冀惟時邁亟還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真

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此疏與王道說元帝不可遷都
意同可謂係唐之安危矣通鑑不載

戊寅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為帝改元癸巳吐蕃潰

郭子儀復京師紀脩十一月辛丑朔太常博士柳伉上疏

論程元振詔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以呂祖謙標目脩十二月甲

午帝至自陝州紀脩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官慰處置

使總禁兵通鑑乙未苗晉卿裴遵慶罷檢校禮部尚書季

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紀脩丙申放承宏于華州以新紀脩

吐蕃陷松維保及西山諸州標以呂祖謙目脩新

解題曰按通鑑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奉州號雲山復改保州

龍城當在奉州之境新史高適傳七松維二州及雲山

吐蕃使高適不能拔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又按唐

茂州號西山中北路龍山自劍門分東西其西行者按文

管內有松翼靜官悉當維保蜀秦十州威戎通化兩軍

後分維保霸通化為南路

唐玄宗皇帝廣德二年春正月壬寅流程元振于漆州以

脩紀脩癸卯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標以呂祖謙目脩

解題曰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備吐蕃也

乙卯立雍王适為皇太子新紀戊午郭子儀兼河東副元

帥河中節度使紀脩癸亥劉晏李峴罷散騎常侍王

縉為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新

舊紀二月僕固懷恩軍潰奔靈武以呂相謙以李光弼

為東都留守光弼歸徐州以列傳

解題曰張唐英曰王中嗣曰倣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

吾羽林而歸宿衛其次豈失一黠中上佐又魚朝恩遣

人發郭子儀父墓子儀入朝中外甚憂子儀入言臣久

在軍中不禁兵士殘人墳墓多矣此臣不忠不孝所致

朝廷乃安以忠嗣子儀而觀光弼之識淺矣事見通鑑

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以通鑑

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曆以通鑑脩郭子儀請罷諸節度自河中

始六月庚辰罷其節度使以呂祖謙

解題曰胡寅曰子儀忠謀為國及見黜削不明之君胡

可與言哉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爾若河北不受命

子儀必有以處之代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

朝恩計也朝恩屯兵守渭橋鄠縣若朝廷從子儀所請

則渭橋鄠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故為是謂可

以抑子儀不知於子儀無損而國計則大繆矣續通典

續請以河中府為中都魚朝恩既討建議曰十都隸陝

流而東有羊腸衣柱之險濁海孟門之限以輶轅為

帶與關中為表裏初幸陝之後每歲八月京師悔

載知人情不安莫因制置竊有兵權代宗探見載意不

威四方群多押闕疏
入不報事見通鑑

赦僕固懷恩以為太保中書令不受命通鑑秋七月庚子

初稅青苗給百官俸以新紀通鑑條

解題曰按新史食貨志大曆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

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

即征之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畝加一

倍而地頭錢不在焉

己酉臨淮武穆王李光弼薨新舊紀傳

解題曰張耒曰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律虜首闔百勝其

治軍行兵風采出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

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任彭城諸將已不為之使子儀

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

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嘗

思其故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

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更

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久雄悍漂勇而中有

不可信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

以名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為子儀屈歟事見通

鑑通鑑見有四第一范蠡五湖留侯赤松也第二曹公挾漢

也室公歎曰策之末者是僕上策由是句勢理軍中及條

流身後事一日
帳中飲醜而薨

八月丙寅王縉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僕固

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屯奉天以通鑑脩九月劔南節

度使嚴武破吐蕃於當狗城以新舊脩冬十月僕固懷恩等

逼奉天尋自潰以勅紀脩冬十二月乙丑眾星隕新紀是歲

吐蕃陷涼州以祖謙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

餘萬以祖謙

唐代宗皇帝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巳朔改元以新紀脩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求泰本齊明帝年號

三月庚戌吐蕃請和新紀夏五月平盧兵馬使李懷玉逐

侯希逸秋七月壬辰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時李實臣

田承嗣薛嵩李懷仙自署將吏不供貢賦交結梁崇義及

正己朝廷姑息不能復制以呂祖謙八月庚辰王縉為河

南副元帥新紀九月庚寅朔置高麗講仁王經以朱喜僕

固懷恩與吐蕃雜虜入寇新舊紀

解題曰葉適曰獨孤及言城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

用謂今天下唯朔方關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匡鳳翔

之兵足以當之自此東泊海南至蕃禺西盡巴蜀無鼠

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

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自可以振儲屨屨之資充疲人貢

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自可以振儲屨屨之資充疲人貢

賦歲可以成國租半陛下遲疑於改作率土之患日甚
一日此 肅代之間無故變天下皆為兵之實錄也事
見通鑑

丁酉僕固懷恩死冬十月吐蕃退至邈州復與回紇入寇

郭子儀挺身見回紇使擊吐蕃於西子儀大破吐蕃于靈

臺西原以新舊紀未聞十月辛卯朔方副將李懷光克靈

州以新舊紀未聞辛亥朔南西山兵馬使崔寧殺其節度使郭英义

以新舊紀未聞

解題曰寧本崔旰後賜名寧唐末賜姓名很多假子名
氏尤為淆亂今皆使歸一其賜姓名無關於大体者不

載事見通鑑

十二月戊戌流幸原令顧繇於綿州以通鑑

唐代宗皇帝大曆元年春正月乙酉復補國子學生以通鑑

丙戌戶部尚書劉晏為都畿河南等道轉運常平鹽鐵鑄

錢使侍郎第五琦為京畿關內等道轉運等使分理財賦

以舊紀通鑑脩

解題曰按方鎮表至德元載山東畿觀察使領懷鄭汝

陝乾元元年陝隸陝虢華汝許汝二年置陝虢華

節度使上元元年改為陝西節度尋置觀察都防禦使

二年罷領華廣德元年懷隸昭義增領號二年罷一曆

復置領汝州建中二年置河陽三城節度以東畿觀察
使兼之領懷鄭汝陝尋置使增領衛州亦曰懷衛節度
四年罷觀察置東畿汝州節度貞元元年廢置都防禦
使增領唐鄧置陝虢都防禦觀察陸運使罷河陽節度
置都團練使二年升東都畿汝州防禦使為都防禦觀
察使三年唐鄧隸山南東道五年罷觀察使置都防禦
使汝州別置防禦使十二年復置河陽懷節度治河陽
元和三年罷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九年河陽節度增
領汝十三年汝隸東畿復置東畿汝州都防禦使罷河
陽節度大和三年罷陝虢都防禦使開成元年復置都

防禦使觀察使會昌三年復置河陽節度四年增領澤
州中和升陝虢防禦觀察使為節度光啓置東畿觀察
兼防遏使三年升為佑國軍節度龍紀賜陝虢節度為
保義軍節度乾寧汝隸忠武光化復置東畿觀察使兼
防遏使罷佑國軍河陽節度罷領澤州天祐罷東畿觀
察防遏使又按方鎮表至德置京畿節度使領京兆鳳
翔同岐金商是年金商岐隸興平鳳翔同隸商州上元
華州置鎮國節度亦曰關東節度寶應廢京畿廣德罷
鎮國二年置京畿觀察使建中置京畿商州節度興元
罷京畿以同州為奉誠軍節度領同晉慈隰是年罷華

州置潼關節度貞元九年罷乾寧元年乾州置威勝軍
節度二年升同州為匡國軍節度光化元年華州置鎮
國軍節度領華同三年罷天復升隴州防禦為保勝軍
節度天祐元年以京畿置佑國軍節度領金商三年罷
匡國軍置義勝軍節度領耀鼎

元載令百官論事先白長官宰相刑部尚書顏真卿爭之

二月乙未真卿坐貶

以呂祖謙
標目脩

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

道劔南東西川副元帥西川節度使

漸繼起

解題曰按方鎮表至德置山南西道防禦守捉使乾元
置興鳳都團練守捉使廣德升山南西道節度尋為觀

察使領梁洋集壁文通巴興鳳利開渠蓬建中元年升
節度興元二年增領果閬光啓元年升興鳳防禦使置
武定節度二年升興鳳為感義軍節度使文德感義增
領利州大順武定增領階扶景福增領果州乾寧更感
義曰昭武軍光化元年蓬壁隸武定三年巴州置防禦
使天復二年昭武罷領利州三年置利州節度天祐二
年山南西道罷領巴渠開升為三州團練觀察使三年
利州增領閬陵榮果蓬通更號利閬節度置興文節度
領興文集壁

秋八月壬寅以茂州刺史崔寧為成都尹節度行軍司馬

以新舊紀通鑑脩甲辰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按新史官者傳魚朝恩恬貴誕肆允詔會群臣計事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還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遠避賢路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預哉且軍帑不敷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千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官無稍食軍

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餘見通鑑

冬十月乙未帝生日節度使獻金帛為壽以通鑑脩十一月甲子改元十二月己亥彗星出于辰辰癸卯同華節度周智光反以新紀脩

解題曰同華節度使見元年京畿解題

唐代宗皇帝大曆二年春正月郭子儀討周智光甲子伏

誅以新紀脩夏六月召杜鴻漸還秋七月丙寅以崔寧為西川

節度使以呂祖謙標曰脩九月吐蕃圍靈州郭子儀屯奉天以通鑑脩

唐代宗皇帝大曆三年春二月庚子以後宮獨孤氏為貴

妃通鑑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新紀夏四月崔寧入朝瀘

州刺史楊子琳入成都寧還鎮以通鑑脩五月乙卯追號齊王

倓為皇帝新紀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等殺李懷

仙自為留後秋七月劔南留後崔寬克成都以新紀脩八月吐

蕃寇靈州新紀王縉兼河東節度使新紀九月壬申郭子

儀移屯奉天以通鑑脩冬十一月以朱希彩為幽州盧龍

節度使以通鑑脩十二月己酉徙邠寧節度使馬璘為涇原節

度使以舊紀脩

解題曰按方鎮表大曆三年置涇原節度使五年遙領

鄭穎十四年鄭隸永平貞元領四鎮北庭行軍節度元

和增領行渭州乾寧號彰義軍增領渭武

唐代宗皇帝大曆四年夏六月戊申王縉罷副元帥都統新紀

解題曰新紀廣德二年王縉都統河南等道節度行營

永泰元年王縉為河南副元帥通鑑載其為都統而為

副元帥則不書至是年乃書縉表讓副元帥何也

郭子儀兼邠寧節度使列傳

解題曰按方鎮表邠寧節度乾元置領邠寧慶徑原邠

坊丹延上元罷領邠坊丹延大曆三年罷十四年復置

邠寧慶節度大中五年增領武州光啓號靜難軍

時元載患吐蕃故徙馬璘以四鎮北庭兵鎮涇州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未幾議城原州移京西軍戍之而移子儀於涇不從以列傳通鑑脩

解題曰按凌準邠志初吐蕃既退諸侯入覲是時馬公鎮西川四鎮兼邠寧李公軍澤潞以防秋軍蓋屋元載使人諷諸將責已曰今中外未寧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載莞然曰安危係於大臣非獨宰相也先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禦戎狄也今內地無虞朔方軍在河中澤潞軍在蓋屋王畿之內豈假是耶必令損益須自此始郭李白宰相但圖之載曰今若

徙四鎮于涇朔方于邠澤潞于岐則三邊有備三賢之意何如三公曰惟所指揮三月詔馬公領涇原尋以鄭穎資之李公兼領山南猶以澤潞資之郭公兼領邠寧以河中資之朔方軍自此大徙于邠郭公雖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子弟分居蒲靈通鑑考異三年立此議四年子儀遷邠按舊傳麟徙涇州其士眾賞自四董涇州人心中二年揚炎請城原州下涇州為具涇軍之塞吾曹始治于邠緣置農桑地著之矣命朱泚李懷光攻之別將刺海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以通鑑脩冬十一月杜鴻漸罷丙子左僕

射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戊戌冕薨

以舊紀

唐代宗皇帝大曆五年春三月癸酉魚朝恩伏誅

以呂祖

脩

解題曰李德裕窮愁志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

神州俾昭日詣苑中以牢醴為朝恩饌因與北門大將

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又按柳抗疏悉出內使隸

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及誅朝恩赦釋其黨與曰北軍

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勿有憂懼是北軍未嘗不可

收也及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欲收其柄

而不可得矣餘見通鑑

己丑罷度支使以宰相領之亦罷諸道轉運常平鹽鐵使

以舊紀

通鑑脩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戚玠殺其團練使崔灌

新紀

解題曰按方鎮表至德置衡州防禦使領衡岳岳潭郴

邵永道乾元元年罷領郴二年涪隸荆南岳隸鄂岳上

元廢廣德置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領衡潭邵永

道中和升為欽化軍節度光啓改為武安

王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舊傳彗星出于五車五月己

卯出于北方紀脩冬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以朱熹

解題曰按方鎮表乾元置洪吉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

使領洪吉虔撫表上元增領信州廣德更號江南西道
建中升為節度貞元元年廢置都團練觀察使四年增
領江成通升鎮南軍節度乾符廢置江南西道觀察使
龍紀復鎮南軍節度

唐代宗皇帝大曆六年春三月容管經略使王翊擒梁崇

牽平容州

以呂祖謙
標目脩

解題曰按方鎮表天寶置容管經略領容白禺牢繡黨
竇庶義鬱林湯岩辦平琴十四州乾元增都防禦使上
元升觀察使建中元年增領順藤二年省平琴元和辦
隸嶺南岩隸桂管省湯咸通廢以所管十一州隸邕管

未幾復乾寧升寧遠軍容州之陷十七年矣至是始平
事見通鑑

夏五月戊申殺殿中侍御史陸珽成都府司錄李少良大
理評事常頌以新紀脩秋八月丙子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

御史大夫

以呂祖謙
標目脩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
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網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
括卒即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為大夫者延賞
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
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鞠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

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拜栖筠為御史大夫始栖筠見帝
數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自中授中外竦然
見通鑑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通鑑

唐代宗皇帝大曆七年秋幽州盧龍將殺朱希彩經略副

使朱泚自稱留後冬十月辛未以泚為節度使以新紀通鑑脩

唐代宗皇帝大曆八年春正月薛嵩卒其叔父夢自為昭

義留後以通鑑脩

解題曰昭義見至德二年上黨節度使解題相臺志薛
嵩統相衛邢洛治相州號昭義軍田承嗣統貝博滄瀛

治魏州賜軍號天雄承嗣以詐力動朝廷又建其軍為
大都督府帥即授長史嵩死弟寧為裴志清所逐以眾
歸承嗣於是相統於魏遷昭義軍於潞州後又徙昭義
於邢州河朔人號邢相曰東昭義潞曰西昭義餘見通

鑑

二月戊申司空田承嗣進太尉以宰相表脩秋八月己未吐蕃

寇靈州以新紀通鑑脩朱泚遣其弟滔將兵防秋涇州以新舊列傳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泚使滔將勁兵三千請率先諸

軍備塞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庭泚有效款

帝嘉之持詔勒兵貫王城而出置酒開遠門餞之通鑑

謂將五千精騎今從本傳

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貴以反

以新紀冬十月壬寅朔方兵馬使渾瑊及吐蕃戰于宜祿敗

績馬璘敗吐蕃于潘原以新紀通鑑脩

解題曰宜祿邠州縣潘原涇州縣舊史吐蕃傳吐蕃之

眾自潘口東分為三道一趨隴州一趨汧陽之東一趨

鈞竿原

唐代宗皇帝大曆九年春三月末樂公主許適田承嗣之

子華以通鑑脩夏六月癸未胡僧不空卒贈司空肅國公以通鑑脩

秋九月朱泚入朝以列傳通鑑脩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年春正月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

志清逐薛寧承嗣陷相州以新紀通鑑脩朱泚請留以滔知幽州

盧龍留後以呂祖謙標目脩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

角泚自知失權為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

滔節度留後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

統之決勝軍唐良臣賞為決勝揚猷兵揚猷即揚子琳

使擅舉兵是年以為泚州李抱玉主之淮南鳳翔兵馬

璘主之汴宋淄青兵實錄有泚主之舊史本紀諸道歲九

有防秋兵馬淮南四千人荆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

義二千人成德三十人山南東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昭

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八百人宣歙三千人其嶺南浙東路
二遠往來增費各委本道每年取當使諸色雜送上都以備
二十貫撥合配防秋八數計錢數市輕貨送上都以備
和團羅今改開元十五年吐蕃為患制令隴右道及徵
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
關中兵萬人集臨州方兵二萬集會州防秋不過近
就西北邊調發未及把道也至貞元中李泌對德宗謂
萬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
萬歲人則又不勝其擾矣

癸丑田承嗣陷洛州紀以新脩乙卯崔寧大破吐蕃於西山新

鑑通脩二月乙丑田承嗣陷衛州新紀辛未封子十二人為

王鑑通脩河陽軍亂逐三城使常休明新紀三月甲午朔陝

州軍亂逐觀察使李國清紀以新脩夏四月貶田承嗣為永州

刺史癸未遣河東節度使薛兼訓及諸道兵討之五月乙

未磁州降紀以新脩六月甲戌李寶臣及田承嗣戰于冀州敗

之紀以新脩秋九月吐蕃入寇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及馬璘敗

之紀以新脩

解題曰按方鎮表上元置興鳳隴節度建中號保義軍

貞元領臨洮軍使元和升隴右經略使為節度復舊名

增領靈臺良原崇信三鎮大中四年領秦州五年隴州

置防禦使咸通秦州隸天雄軍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新紀甲子昭義留後李承昭大

破田承嗣兵于清水既而承嗣行反問李正己李寶臣遂

不用命鑑通脩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為皇后新紀

十一月丁酉瀛州降以新紀脩丁未鎮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哥舒晃伏誅新紀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一年春正月辛亥崔寧奏天破吐蕃

以新紀脩二月赦田承嗣以呂祖謙三月李栖筠卒以新紀脩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帝比比欲召相元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猜遠不斷亦內憂憤

卒

夏五月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六月戊午以

靈曜為留後靈曜復反秋八月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

討之冬十月田承嗣遣兵救之不克甲寅靈曜伏誅以新紀脩

解題曰汴宋見天寶十四載河南節度使解題按方鎮

表淮西節度至德置領義陽州弋陽州光穎川許滎陽州

汝南州燦乾元元年增領陳穎亳別置豫許汝節度二年

廢陳穎亳隸陳鄭是年復置領申光壽安沔蘄黃上元

二年增領陳鄭穎亳汴曹宋徐泗尋以亳隸滑衛徐隸

兗鄆寶應元年增領許隋唐鄭州隸澤潞穎汴宋曹隸

河南泗隸兗鄆申隸蔡汝永秦沔蘄黃隸沔鄂大曆八

年廢蔡汝節度十一年增汴州十四年號淮寧軍尋更

號申光蔡節度汝隸東都汴隸永平興元壽州別置觀

察使貞元元年唐隸東都許隸義成三年安隸山南東道

元和十二年復為淮西節度十三年廢十四年號彰義
軍大中置蔡州防禦使中和升奉國軍節度乾寧增領
申州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二年春三月辛巳元載伏誅併殺其
妻子貶王縉括州刺史夏四月壬午太常卿楊綰為中書
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癸巳
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新紀己酉詔加京官俸
解題曰按舊史本紀加京官料錢文官一千八百五十
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歲加給一十五萬六千貫并
舊給凡二十六萬貫餘見通鑑

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定諸州兵官健團結以通鑑及舊紀秋

七月己巳楊綰薨以通鑑及舊紀九月庚午吐蕃寇坊州新紀冬

十二月丁亥崔寧奏大破吐蕃以新舊紀脩庚子朱泚兼隴右

節度使以通鑑脩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三年春正月戊辰回紇寇并州新紀夏

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新紀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四年春二月癸未田承嗣卒其兄子

悅自稱魏博留後三月丁未淮西將李希烈逐李忠臣自

稱留後以新舊紀脩夏五月辛酉帝崩于紫宸殿內殿本紀

解題曰西內宮政殿北有紫宸門內有紫宸殿

癸亥太子适即皇帝位

以新舊

閏月壬申貶中書舍人崔

祐甫為河南少尹甲戌貶常袞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

以新舊

解題曰按舊史列傳揚綰卒無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

領省事袞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綜中書祐甫不能

平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

代宗崩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袞三年漢文權制猶三

十六日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及

玄宗肅宗崩始變為二十七日遺詔雖曰吏人三日釋

服群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朝

臣庶人之別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

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三日也袞曰公卿大臣膺

受寵祿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爾安乎祐

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氣殊厉袞方入

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持之謂眾曰臣哭君所有

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平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

德宗以為重改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殷宰相更

直堂事若休沐還第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

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袞如故事

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

非耶二人對初不知帝以袞為欺罔是日群臣直經序
立月華門外下典飲西廊月華門東即兩換職祐甫至昭應徵還胡寅曰方喪三年短為二
十七日矣而祐甫猶以為多祐甫非不忠不孝者特徃
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自古未有以宰
相為吏人者此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從厚不亦可乎
祐甫素惡常袞是故立異設若袞初為祐甫之說則祐
甫拒之必如袞議蓋徒以虛氣加袞而不核義理之真
也使其說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袞豈非
理有難乎

罷貢獻不急者及梨園樂工以呂祖謙標目脩甲申郭子儀為尚

父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以通鑑脩

解題曰按崔龜從續唐曆崔祐甫相以子儀年老久
掌兵權其下偏裨皆已崇貴慮一旦子儀沒而難相
統攝遂罷子儀而命李懷光常謙光渾瑊分將其兵
論者伏焉事見通鑑

丙戌禁言祥瑞丁亥出宮人放禽獸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范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
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
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

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後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
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戊子以李希烈為節度使以通鑑修京兆尹黎幹伏誅祖謙

標目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六月禁置

寺觀度僧尼以呂祖謙封子弟九人為王以新紀丙午詔

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新紀秋七月戊辰朔日

有食之以新舊紀脩罷權酒以呂祖謙乙未以翰林學士張洎

為散騎常侍以通鑑甲辰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

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按通鑑考異曰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遷中

書是時中書在上也憲宗以後門下在上中書在下不

知何時外改

乙巳遣使和吐蕃以呂祖謙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通鑑

以通鑑

解題曰舜端拱無為而其載在舜典言其所用之人惟

九官而已蓋置九官於朝廷之上使之擇人以列於職

事之中則天下舉皆賢人非必在上之公一一以擇之

也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沈既濟欲使群司長

官宰臣進叙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或選

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

此皆執要御繁之術為上者端拱無為而天下莫非賢人矣事見通鑑

冬十月丁酉朔吐蕃南詔入寇朱泚等敗之紀以新脩己酉葬

元陵廟號代宗鑑以通脩十一月壬午喬琳罷新紀十二月乙

卯立子宣王誦為皇太子新紀丙寅晦日有食之新紀以

大盈內庫財賦歸之左藏以呂祖謙

唐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改元其尊號初定兩

稅以新舊

解題曰按新舊史志傳會要大曆四年揚炎上疏曰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入戶寢

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

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歲以空文上之舊制以邊者

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成者多死邊將諱不

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鉞為戶口使以籍存而丁

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

租庸人苦無告至德兵起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

耗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

於節度團練使賦歛之司數四莫相統攝朝廷不能覆

諸使諸使不能覆諸使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

因緣為姦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生賦所入無幾百姓

竭膏血鬻南親愛輸送無休息富人多丁率為官為僧以
色役免貧人死所入則丁存是以地著者百不四五今
請作兩稅法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於
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為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居人之
稅秋夏兩入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田稅租
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
吏而以度支統之帝喜之使諭中外議者以租庸調行
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舊戶三百八十
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

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歛
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
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
武俊田悅叛用益不給陸贄論曰國家參考歷代之
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事有
定制天寶季歲兆庶雲擾賦法隳於奉軍執事者知
弊之宜革而所作無失其源知前之可從而所操不
得其要舊患雖滅新沴復滋兵興之後供億不恒此
時之弊非法弊也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
分命使臣搜摘郡邑劾驗簿書取大曆中科率錢穀

數最多者以為定額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抗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竊急蠲其賚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兩稅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蔽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取贏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无利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務輕責而樂轉徙者忻脫於徭役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

求請舉其尤者摠雜徵虛數以為恒規計奏一定有加无除一也新法既行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每貫加徵二百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今當錢一十五六百往輸其一今過於二三也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群司例皆增長本價抑使剝徵四也稅法之重既无以拯之復有進奉宣索之繁尚在其外變徵役以召顧之目揆科取以和市之名其為科抑特甚常徭五也文曆中泚法賦歛急備供軍之類既並收入兩稅後又並存六也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罕盡申聞所司莫肯矜

恤七也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每戶取錢之數少州等高者每戶取錢之數多委觀察使更於當今所取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既免擾人且不變法又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賦入者惟布麻繒纒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節輕重之宜歛散馳張必由於是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絹布麻曷嘗有僭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兩稅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

唯計未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遂或增價以置其所死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損耗損已多宜令所司勘會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年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為薄何益乎臣祖謙曰揚炎變租庸調但求一時之便不知古法自此變壞租庸調猶略有二代之意炎正以暴賦橫歛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

外故舉而均之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爰能保
後來之不誅求乎孟子言粟米之征租也布縷之征調
也力役之征庸也自古源流如此古者或緩其二或緩
其一至唐太宗則盡從而征之且如租庸調之外有暴
賦橫斂正以軍興窘急及暴君汚吏為之耳使賢君出
死軍興之患去之不難也安可舉舊法掃地而壞之乎
大抵治財最不可者壞舊法也併省名目也名目既省
則後來復置之易矣此作備所以至今日也

劉晏罷錢穀皆歸金倉部以舊紀列傳通鑑脩二月癸卯以涇原節
度使段秀實為司農卿癸亥朱泚兼涇原節度使以舊紀通鑑脩

三月辛未張涉放歸田以舊紀脩

解題曰呂祖謙曰竇太后以魏其武安交通賓客賣弄
權勢謂儒者不可信而甘心於黃老之言德宗以張涉
薛邕之贓敗亦謂儒者不可信惑於宦官武將之說是以
噎而廢食以蹶而廢行者也事見通鑑

癸巳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
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如舊制以呂祖謙標目脩

解題曰按新史佑傳建中初上議曰各繇作士今刑部
尚書大理卿則二各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
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

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
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
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
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將軍
六十員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
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
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神龍中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
以為常天寶中編戶九百餘萬帑藏盈溢雖有浮費不
足有憂今天下戶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
安可不革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

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省

夏四月乙未朔四鎮北庭行軍別駕劉文直據涇州反尋

伏誅

絕新紀

癸丑詔不受生日貢獻

以舊紀通鑑脩

六月甲午崔祐

甫薨

呂祖謙

辛丑城奉天

以舊紀脩

回紇頻莫智殺登里

可汗自立乙卯飛為武義成功可汗

刺史劉晏

呂祖謙

解題曰胡寅曰度准言劉晏與宋此書書必可驗也召

兵拒命兵必可戮也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鞠右如其不

妄晏何辭焉一聞說言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刑矣故

來瑱死於前而僕固懷恩叛劉晏死於後而田悅李正

已以為懼由殺之不以其罪也事見通鑑

八月甲午夜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以呂祖謙標目備

解題曰振武見開元九羊朔方節度使解題

丁巳遙尊母沈氏為皇太后以新紀備冬十月左丞薛邕以賊

貶連山尉州縣始知畏以呂祖謙標目備

唐德宗皇帝建中二年春正月戊辰李寶臣卒

解題曰按谷况燕南記李建中河朔記李寶臣末年唯

納妖妄之人爭獻圖讖稱有尊位詐作朱草靈芝鑿石

上作名字又於後堂結壇場清齋菜食置金杯玉掌銀

盤云甘露神酒自至又言天符下降將吏罔有諫者牒

告州縣知委妖妄者矯云不日當有天神持金箱玉印

而至然後即大位天所授也四方不待征討而定矣寶

臣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妖妄者自知虛偽恐

事泄見誅共言相公宜服甘露靈芝草湯即天神降

速遂於湯中著毒藥飲畢失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

為然通鑑考異以為方士酖殺寶臣身在府中安能免

死雖愚必不為此蓋時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而死

以為所酖耳然以寶臣平日狂妄之迹觀之蓋有此理

未可斷其為無此事也

寶臣子惟岳自稱成德留後與田悅李正己反命朱滔討

惟岳神策都虞候李晟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等討悅未平節度使李勉為汴滑等節度都

統以新紀呂祖謙標目脩

解題曰德宗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藩鎮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以出伐而朱泚之變則終身不敢復言藩鎮文宗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官官不勝其忿任訓注以一決而生甘露之禍則終身不敢復言官官未平節度使見乾元二年滑衛節度使解題餘見通鑑

二月乙巳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脩解題曰范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

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為之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與其類而繼之是百姓被其澤數十年而未已也苟任小人其患亦然德宗既相盧杞而復引裴延齡以自助則其國可知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世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事見通鑑

移京西防秋兵九萬餘人戍關東以舊通鑑脩梁崇義反以舊通鑑

標目五月丙寅增商稅為什一以舊通鑑田悅攻臨洛守將張仵

破之以新史藩鎮傳六月癸巳爵李希烈南平郡王漢南

北兵馬招討使討梁崇義以舊通鑑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

薨傳紀秋七月以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為北庭大都

護四鎮留後郭昕為節度使安西大都護以舊紀庚申揚

炎罷前永平節度使張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

辛巳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通鑑癸未馬

燧李抱真大破田悅於臨洛李正巳卒其子納自稱平盧

留後以通鑑梁崇義伏誅九月李納陷宋州新紀李惟岳

將張孝忠以易定二州降以為成德節度使以紀冬十月

乙未楊炎貶崖州司馬尋殺之以呂祖謙

解題曰孫甫曰楊炎懷元載私恩讎劉晏而害之誅

之宜矣惜其誅之非公法也始炎譖晏附孤妃欲

立韓王德宗不察遽殺晏後以忠州叛罪之中外究惜

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事本由君

怒以解已罪德宗若下詔書述聽讒之過正炎之罪猶

可明國常憲反擢用盧杞加炎他罪而殺之此豈公心

哉君相逞私欲如是欲未免於亂難矣事見通鑑

癸卯裕于太廟獻祖復東嚮以新史禮志戊申李納將以除

州降以新紀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李正巳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

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泊渦下不敢過以張萬福為濠

州刺史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倚岸睥

睨不敢動李洧以徐降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李必言
東南漕自淮達汴徐之壩橋為江淮津口今刺史袁少
脫為納所并以搜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張建封代之

益與漫泗二州

深載言十道志南北朝彭城為要害之地
地隴鑿御河已來南北控壩橋以托梁泗

歷古名鎮莫重於斯韓子中曰壩橋鎮在汴水上大和
七年置宿州後移符離

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玄佐等大破李納田悅兵

於徐州以新紀通鑑脩

解題曰宣武節度使見天寶十四載河南節度使解題

唐德宗皇帝建中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敗田悅于洹水

悅奔魏州攻之弗克以呂祖謙標目脩

解題曰按新舊史紀傳實錄建中初黜陟使洪經綸論

河北開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方歸田畝悅即奉

命因大集將士激怒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

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眾大哭悅乃悉出家貲

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感悅而怨朝廷呂祖謙曰德宗初立李正

已獻錢三十萬緡上被受之則恐受欺却之則恐無辭
崔祐甫請遣使勞其將士因以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

人戴國恩諸道聞之知朝拜不重財賞上從之而正已
愾服田也強梗未知正已洪經綸罷其四萬人而人皆

怨朝拜之有無其術則朝廷之怨然於河北居無何傳言帝
留青御之

且王不封李勉取汴州而李正已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

遣八說悅同攻悅因與梁崇義等連和以王侑扈寧

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瑋康愔為衆
牙二年鎮州李淮岳溜青李納求龍東郡度不許悅為請
不答遂合謀同叛時朝廷遣張孝忠等討揚州悅將孟
希祐等率衆五千援之又遣康愔率兵八千圍邢州楊
朝光以兵五千壁盧疇在邯鄲絕昭義餉道悅自將
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洛元和郡縣志屬洛州本漢易陽縣地
將張伾伾固守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
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沈既
中寶錄五月癸未梁軍大破田悅於臨洛初悅攻臨洛甚愆詔發禁兵及太原之師救之不鮮守將張伾大破之德宗實錄續唐曆皆本於此新史藩鎮傳亦云在陽愛女願以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

昭義救任通鑑考異但見癸未之捷有衆軍字遂據各况燕南記以為七月遂與抱真自洛府東下臨洛大破悅但既濟當時史官止書任破賊而不及遂等不可以衆軍二字害意也况五月七月故自不同耶

詔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
曹俊老而多智為貝州刺史悅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

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下順勢不敵也宜於嚀口音訓潞州四十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

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昵寧希
祐等皆訾短之故不聽其言燧出嚀口未過險移書

抵悅示之好語悅謂燧畏之十一月田悅傳作七月按權德輿作遂行狀

在十月師次邯鄲縣在磁州東北悅使至皆斬之朝光於臨洛

南雙岡東列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其夜東柵

走燧進營狗明山廣平音訓洛州永平縣有聰明山狗山

鮑欽止聰明山廟碑云永平縣臨洛鎮

殺傷必眾吾此必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

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

神策軍於雙岡禦之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

焚其柵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斬首五千級虜八百餘

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來軍戰燧以銳士當之凡百餘

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餘級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

斛悅夜遁邢州圍亦解三年正月悅救於淄青但與李

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水出涇上

黨東過內黃淄青軍其東恒與軍其西燧進屯鄴奏請

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

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燧乃於下流維車數百絕河戴

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

日糧進營倉口水經注水出林慮縣之倉石溪東北

石門城北注于蒼溪水又北逕與悅夾洹水而軍造三

橋踰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

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

賊至則止為陣又令百騎吹鼓角於後持火待軍畢發

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軍行十數里，悅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令士無動，除榛莽，廣百步為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勝，諸軍還，鬪合擊，又大破之。悅軍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虜三千人。淄青兵幾殲，抱真克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異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收合殘卒。

奔魏大將李長春拒關不納，以須管雷三帥頓兵於魏州南平邑浮圖，遲留不進。長春乃開門納之。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卿等同事，今軍旅敗亡，士民塗炭，皆悅之罪也。悅正緣老母不能自頸，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交悅。」叔浹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乃自割一髻以為要誓。將士亦斷髮約為兄弟，乃率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予。而李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悅，族昂等家悅自

視兵械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為整
軍完壘人心復堅餘見通鑑孫甫曰遂與抱真不和遷
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蓋遂窺朝廷
之事盧杞所為險薄專報怨讎必無公平之法以御於
外故少所忌憚敢乘私忿而不顧國事也

丙寅朱滔張孝忠敗李惟岳兵于東鹿以紀傳脩

解題曰東鹿屬深州本漢鄆苦么縣地反

辛未復權酒以呂祖謙標目脩閏月乙未李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

降甲辰惟岳伏誅深州降以新紀通鑑脩

解題曰李寶臣再世凡二十年

以朱滔為節度使以新紀傳脩田悅傳滔二州降以新紀傳脩二月戊

午李惟岳將以定州降以新紀傳脩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

節度使成德兵馬使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

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舊紀通鑑脩

解題曰易定滄節度使按方鎮表建中三年置義武軍

列傳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張孝忠為節度易定滄等州

觀察使孝忠牙將程日華假滄州刺史參軍李宇曰此

軍本號橫海能絕易定自為一州請為天子言之日華

遣宇西帝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

以為使舊史地理志義武節度治定州領定易祁三州

豈滄州分隸之後以祁州隸之歟

夏四月戊午李納德棣二州降

紀以新朱滔反紀備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李惟岳拒命滔與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賜德棣二州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不許愈怨時馬燧園田悅悅窮間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怱為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卿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龍表使

怱壁險而軍滔激其衆曰士蹠血鬪既下堅城朝廷乃見養養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以取其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虜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撐不掩痛截心髓柰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他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情天子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即封滔通義郡王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散其糧貯却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譁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趙寧有詔耶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

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縷莫得深州以佐調率今
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為馬燧掠去今引而
南非自為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
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眾懼乃率
兵南壁寧晉趙州縣本慶陶縣地與武俊合事見通鑑范祖禹
曰民皆有常性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
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
乱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以詭其眾
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叛逆之區中國視之無
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

其本非好亂也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驅
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田承嗣幾禽矣李正己實臣阻
此而承嗣得以通誅田悅勢屈矣朱滔王武俊政計而
悅終於不可下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况當時區畫有未
善者乎自是而
河北乱根成矣

甲子借商括質以呂祖謙標目脩

解題曰按舊紀新志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
不給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大率每商
留萬貫餘並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則國用濟矣杜佑曰
合諸道用兵月費度支錢一百餘萬貫若獲五百萬貫
纔可支給數月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

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高禎長安令薛華搜督
甚峻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家若被盜然摠京師豪人
田宅奴婢之佑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儲積紬絹錢及粟
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
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常禎乃請錢不及萬緡粟亦不
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纔二百萬緡按杜佑所對謂今
月費百萬得五百萬纔足數月言其無益故罷佑而用
贖新志乃云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
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趙贄判官度支
代佑借錢令似失其實

召朱泚還戊寅張鎰罷為鳳翔龐右都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

解題曰按崔延光奉天錄泚在京師私第絕朝謁日給
酒肉而已內侍一人監之通鑑不取者疑無是事爾
攷之趙元一奉天錄群盜謀曰太尉朱泚父囚必
生異志又泚偽赦亦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則無
非是事也餘見通鑑

五月丙戌增兩稅及鹽權錢乙巳杜佑罷以中書舍人趙

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以舊紀脩

六月辛巳王武俊反李懷光

馬燧等及田悅朱滔王武俊戰于恆山敗績秋七月退保

魏州

以新舊紀脩

解題曰恆山在今大名府大名縣西漢成帝時王延世
於此塞決河故曰恆山

癸巳停借商錢紀以新舊八月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

使以舊紀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通鑑

九月癸巳稅商貨茶漆竹木冬十月丙辰吏部侍郎關播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紀以新舊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

李納稱王以呂祖謙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兵馬

都元帥建興王通鑑更定元曆以通鑑脩

大事記續編卷第六十

